

欣賓
畫集



江苏美术出版社要出版董欣宾同志的画集，这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好事情。董欣宾同志几年来奋发精进，第一批果实成熟 蒂落了。

不过，董欣宾同志要我为这本画集写篇序，则纯是一种奇想。他不知道我不懂画，我也知道他不是要出我的丑。盖出于一种天真。我原是不该答应的，结果竟答应了。大概也太天真了。因为我想到的画原用不到我多说什么，而除了画之外，要说的也极简单。

对于国画，我原无所知，要说有一些感受，那也是从欣宾那儿来的。欣宾曾应邀到常州家中作客，住下来画了几天。我原说要去借一张画桌来，他坚持不要，随手把宣纸摊在我房间里的水泥地上，曲膝蹲着画了起来。他说，从前在学校读书时，就是这样蹲在宿舍里地上画了几年，蹲出功来了。我当然知道这样画很累，不能任他去的。但转眼竟忘记了；因为他一动手，便画得那样轻快，那样自如，那样胸有成竹。无论是点、是线、是布局，都得心应手，水到渠成。那支笔如生牢在他手指上，要它怎样就怎样，似乎全不费半点力气，不给人一点勉强的感觉。如此一直画到第五天，我偶然发现床底下有一张钓鱼用的小折椅，才想到他已经蹲过四天了，连忙拿出请他坐。他看了一眼笑着说：“这正是坐了画的椅子。”这才坐下。我不禁要自责，这四天，我无意间考了他一下，因此很佩服他的功夫。

欣宾一连画了六天，我就在旁边看了六天。觉得欣宾的画，路子很宽，我感触最深的，则是两种，一种是全靠点、线一笔一笔铺陈出来的画，例如题名“乐山大佛”的那一棵松树，最集中地显示出了欣宾作画的基本功夫。另一种是泼墨画。泼墨在宣纸上，形成一种自然状态的浓淡色层，构成一幅朦胧变幻的景象，似乎是很容易做到的。但是面对着这样的幻景，如何发挥想象力，创作出怎样的图画，却能充分反映出画家的气质和素养来。欣宾往往能在那幻景上稍加笔墨，便勾出一幅出人意料的新画，常常使我惊喜不已。

画如其人。上面说到的两种画，我认为最能看出董欣宾的艺术气质、素养和基本功夫。

然而我终究还不是为这些才写序文的。主要原因还在于我同董欣宾的认识，是他做了一件使我难以忘却的事情。我有一位颇可信任的同志（应该说是知己朋友），遭受到严重的冤屈，我对此事知道大概，却并未过问。仔细考查自己的灵魂，是出于两怕，一怕麻烦，二怕得罪人，但据此便置朋友于不顾，当然说不过去，因此尽量想把朋友受的冤屈看得轻些（毋用紧张），再把自己受过的冤屈尽量看得重些（不是也过来了吗），来让自己的良心得到平静。这时候却来了个董欣宾，他同我素不相识，同我那位朋友也只是泛泛之交。可是他知道我同我的朋友相知，跑来把实情告诉我，向我进了一言。这一言使我无可再遮掩，才做了些勉强对得起朋友的事。只此一点，便可以看出自家灵魂上蒙的灰尘有多厚，欣宾则明显地比我负担轻得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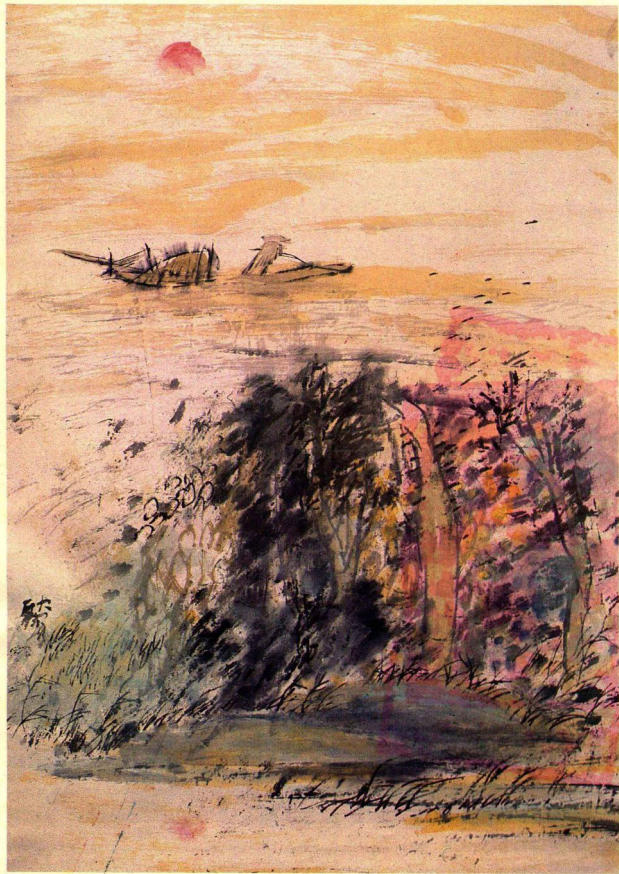
我这样说，是认为欣宾的灵魂也难免蒙有些尘埃。但如果因此便说他如何如何，则未必。说别人的人，总也该看看自己。欣宾身上，被指责为缺点的，原因往往在于他触动了别人灵魂上蒙的那层灰尘。须知许多人把它当做衣服保暖呢！

因此我才为之序。

高 晓 声



董欣宾，一九四〇年生于无锡。早年跟秦古柳先生学画，后攻读南艺中国画硕士研究生，毕业后在江苏省国画院从事创作及理论研究。



太湖小秋



相入與廓一青

松

辛酉書於山大佛前
張涇畫於

松

秋林浓似烟长河明如镜



重庆晓意

聖且濤兮雲急廣音浩蕩乎天地
仁術善而澤斯願江蘇省國上院
必實





月上柳梢頭
船行黃昏后



古風
筆墨
於江上
軒窗
月夜

月上柳梢頭 船影黃昏后

安曲直健且初

初其於石峰時乃澤主為題
壬戌年春於畫堂寫此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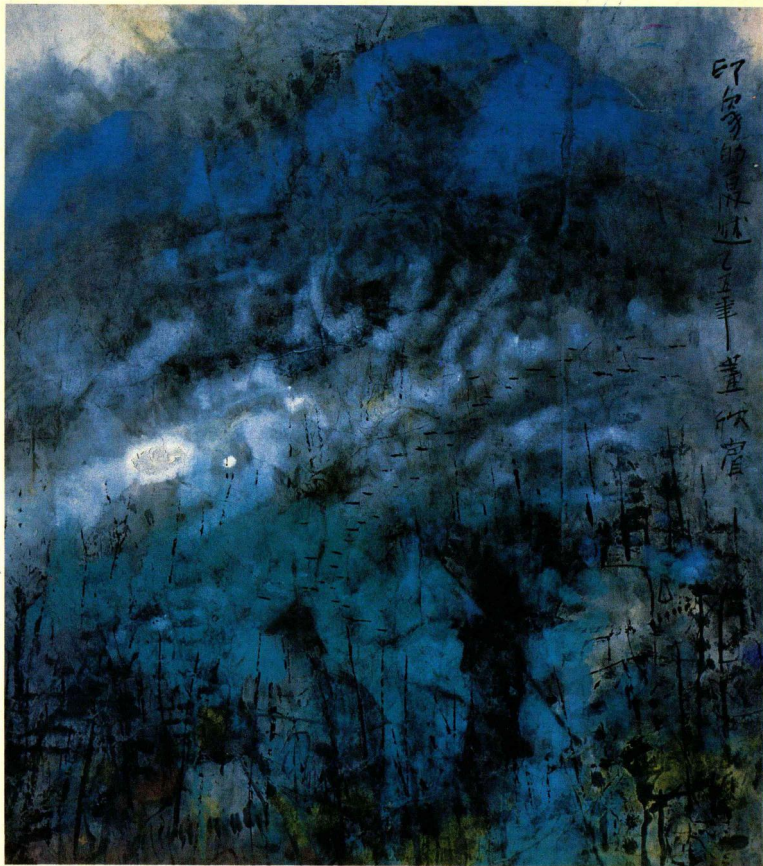
曲松图

松之謂也

此畫乃清初名畫家所繪

此畫多由於江蘇省國畫院之畫家所繪









风雨山意图



秦岭晚秋 独太古情

秋林似烟长河如镜
丁巳仲夏 钱松喦



秋林浓似烟长河如镜

即
 無
 清
 澄
 拙
 中
 見
 永
 雄
 於
 公
 謂
 之
 潤
 厚
 平
 心
 實
 跋



无潭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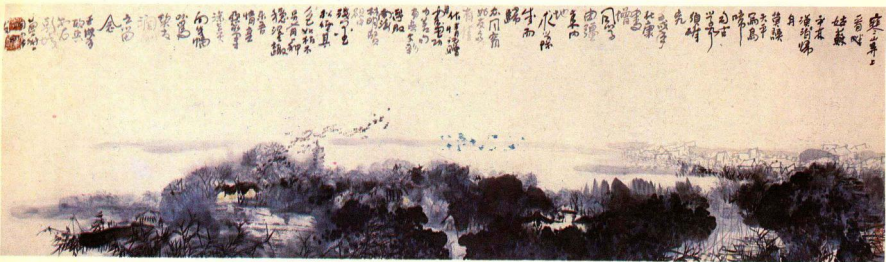
湖上峰似碧色入沧冥

湖上峰似碧色入沧冥





仿倪雲林



寒山寺远眺